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尸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鎮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周易傳義大全卷四

明　胡廣等　撰

☵☷ 坎下坤上

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師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隂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隂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

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内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帥象也○雲峰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興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葢有吉而有咎者有无

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

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

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惟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為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

正王道止於是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漢上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衆之義也○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雲峰胡氏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一陽而五陰皆為所以闔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為霸者之術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

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爲將之道蓋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

一作固无咎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雙湖胡氏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行險而順贊兩體師本毒害而民從之吉且无咎者特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觀矣○雲峰胡氏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

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沈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勅六反本義許六反

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李氏曰容民則无流民畜衆則无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此義也○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

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

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隆山李氏曰二為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雲峰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

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

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錫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

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葢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使過錫晉侯命是也至于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師師之象唯二以剛居柔得師之中无過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也○雲峰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

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懷萬邦也建安丘氏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雲峰胡氏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

也輿尸衆主也葢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為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

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雲峰胡氏曰剥一陽在上而衆陰載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為輿坎為車輪有輿尸象此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柔正猶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正才柔志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哉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

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一作而進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臨川吳氏曰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名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爲次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

進前而退後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一无必字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雲峰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象同

傅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戎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

非長子有一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程子曰師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厚齋馮氏曰禹之征苗啟之伐有扈亂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

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或問易文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卻說弟子輿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嗚嗚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雲峰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彖所謂丈人也自眾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建安

丘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仗必致敗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雲峰胡氏曰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

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

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文也

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進齋丘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顧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本義聖人之戒深矣

雲峰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旅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建安丘氏曰師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名曰師出

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帥師之任不可非人故曰丈人吉无咎蓋只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為任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弟子係之二三四三爻則皆用師之將也九二以剛居中威而不暴持重之將也故有師中之吉即五所謂長子也六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僨師之將也故有輿尸之凶即五所謂弟子也六四以柔居柔僅知自守蓋度德量力之人固無戰勝之功亦无喪敗之禍止於左次无咎而已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而權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出師命將者盍亦鑒之於

斯乎

☵☷ 坤下 坎上

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比輔一作

比也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白雲郭氏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雲峰胡氏曰易

一陽之卦九六復師謙豫

比剝也而最吉莫如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比毗志反

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知矣○白雲郭氏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莫吉於此故直言吉○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漢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厚齋馮氏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傳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

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

志不可緩也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

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亦是占中一義左傳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雲峰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

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原筮元永貞為比於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彖曰比吉也

本義此三字疑衍文　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

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嵩山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比也字

比輔也下順從也

傳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

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傳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傳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朱子曰程傳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葢且得他畏危亡

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傳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雲峰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比則爲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

上以一陰獨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傳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

我往比人龜山楊氏曰水在地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建安丘氏曰夫水與地相親比有合无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一矣○古堘徐氏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雲峰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

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蘭氏廷瑞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

信比之本也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厚齋馮氏曰缶瓦器爾雅云盎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盎也○雲峰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觀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沙隨程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内自内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

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中溪張氏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於比者為其不正也苟比之以正則无惡於比矣五為比之主二其應也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吉○隆山李氏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内之外出應乎上者也○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内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為内上卦為外比六二言内六四言外内外卦之分見於此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傳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已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進齋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内比外故曰自内

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不自失者則又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已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六三比之匪人匪非鬼反

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有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一作咎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東萊呂氏曰二之中正本未嘗有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有應而比初耳發君子之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但見其私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比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爻辭隨時取義最當詳考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

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進齋徐氏曰匪人謂上六五為比主上獨背之而六三位不中正復與之應是所比之非其人也○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一无必將字）反得悔吝（一作咎）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進齋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以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雲峰胡氏曰文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

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

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王氏湘卿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内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趙氏曰外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而後爲正也○雲峯胡氏曰初六内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内者内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五有剛中之德賢而在上四外比而佐之卽彖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故曰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驅匡遇反

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

（前缺）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用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呴呴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

无遠邇親疎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一作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求苟合以求人之

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取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進齋徐氏曰五以剛健之德而居正中之位能顯明比道於天下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臣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綱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再至三使之可去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前禽也然

聖人雖无心於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於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曰邑人不誡吉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古者如是則吉也朱子曰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林氏栗曰陽為明故稱顯比○沙隨程氏曰比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

雲峰胡氏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之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

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舍音捨

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而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而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傳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雲峯胡氏曰使字與師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

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始艮貞既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為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旨異○沙隨程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雲峰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蓋乾以六爻陽剛盡變而為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首蓋其才既不足以髙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亦自相貫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雲峰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徳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建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為顯比之主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五而内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於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此所以有匪人之傷也歟

☴☰ 乾下巽上

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隂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隂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

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葢舉其重者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或問有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體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陰畜陽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小

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白雲郭氏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救六反大畜卦同

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或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子曰西

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建安丘氏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為柔所畜故曰小畜巽為陰乾為陽惟巽順為能畜乾健之性但六四以一陰而畜止五陽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自我指四也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為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

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

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葢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

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沙隨程氏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君之象○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險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雲峰胡氏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陰之畜陽唯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文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何也易固為尊陽作也本義以為文王之事何也

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傳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觧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

五陽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為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傳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

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亦釋亨義○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胷中所蘊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始豉反

傳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溼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蹭不通四畔方有溼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進齋徐氏曰

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中溪張氏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葢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雲峰胡氏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專為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

美其文德畜聚為藴畜之義君子所藴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朱子曰天在山中大畜蓄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説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潛室陳氏曰風行天上而有取於畜之理何也蓋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為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

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雲峰胡氏曰小畜風行天上有氣无質懿文德者以之大畜天在山中氣凝於質多識前言往行者以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

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或問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若乃云復自道何耶朱子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雲峰胡氏曰復

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卦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復言吉復自道似不遠復二之牽復似休復復休休復以其下於初牽復以其連於初也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雲峰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

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以陽剛應五五雖剛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已之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東萊呂氏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然則安於豢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建安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其中道所以吉也○雲峰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按程傳

以為二與五相牽攣本義之說則以為二與五無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本義亦者承上爻義張子曰初反自道三為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為失○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爲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

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朱子曰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下兩爻自牽連上來○龜山楊氏曰輿說輻不能有行也重剛不中切比於四為陰所畜則道不行於妻子矣○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車輮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雲峰胡氏曰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

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於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傳夫妻反目葢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本義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建安丘氏曰三雖陽剛乃昵於六四不正之陰為其係畜而不能進至於反目皆三有以自取之也夫制於妻則其正家之道蓋可知矣孔子曰大東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〇雲峰胡氏曰非四之能制三三剛而不中自制

於四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

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隆山李氏曰需三陽竝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竝進九三雖曰説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為訓雖六四為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耶○雲峰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説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中虛為信之本二五皆陽

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為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雙湖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反

傳小畜衆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

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才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本義弜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

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朱子曰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竝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徂徠石氏曰上三爻巽體皆務畜者也六四為畜之主然陰則虛乏九五陽為富能推其富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鄰也○晁氏淵曰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也○雲峰胡氏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

連四上相與畜下之三陽有孿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吉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交如盋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孿如者同體之合也

象曰有孚孿如不獨富也

傳有孚一有而字孿如葢其鄰類皆牽孿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臨川吴氏曰五之能孿四也不獨有富而與四共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傳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

能安者乎建安丘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此卦爻互辭以見意也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亦與此類同○雙湖胡氏曰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取義無復密雲西郊意亦可見爻辭周公作故不同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

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隂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

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又曰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厚齋馮氏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而復者今既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爲婦者以是爲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

子若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雲峰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貞凶又為陽言益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

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節齋蔡氏曰疑均敵也柔畜既盛必敵剛也○臨川吳氏曰此與訟卦九二象傳例同全舉爻辭下文有所疑也四字乃并釋其義○建安丘氏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陰小也故為小畜在六爻上三爻巽為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未受四之畜故初復自道而四有孚血去也二與五應漸為五所畜故二牽復而五有孚攣如也此四爻皆未成畜者至三與上以同德相應始為上所畜而不能進焉故三言輿說輻上言既雨既處也畜而至此畜道成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尸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周易傳義大全卷五

明　胡廣等　撰

☱☰ 兌下乾上

履

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

為踐履於物為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傳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

嗑所以能亨也本義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文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西溪李氏曰履虎尾蹈危機也人唯履患難而不為患難所傷然後為履道之亨○潛室陳氏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文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為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

泥○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為切諸家多以兌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達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

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傳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一作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本義以卦德釋彖辭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平菴項氏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雖危而不傷莊周曰虎媚養己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雲峯胡

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彖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為主而衆爻應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臨川吳氏曰又以卦體釋彖辭之占言占之亨者以九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剛而得中得正其得之不疚疚病尊居帝位而臨下其位之光明顯著也不疚光明所謂亨也○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

義猶乾坤文言也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此則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言外之意可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

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本義程傳備矣或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朱子曰辯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既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

卦之體言之○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兑履乾為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賛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為禮固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

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古若如是則往而无咎也張子曰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雲峯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按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為物遷蔡氏則曰素者无文之謂葢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本義只未為物遷一句已含此意蓋以為

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為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願也○厚齋馮氏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

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幷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履道道即路也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外物不亂故吉○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看行道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

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徐安丘氏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唯九二為能盡履道之義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于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貞也

○進齋徐氏曰初二皆陽剛而說體故有素履幽人之戒又皆无應於上故初曰獨行願也二曰中不自

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跛波我反

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逺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

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柔蹈危而得凶也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朱子曰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雲峯胡氏曰眇能視跛能履本義以為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之象歸妹初與二分言之行不中則跛歸妹初九但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眇歸妹九二但曰眇不正也易春秋書法美惡不嫌同辭履六三一爻並書之若惡三不中且不正也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

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書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於天下者也爻之辭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繼以武人為于大君須看而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亦戒深矣○瓜山潘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量已力妄欲有為應上九而履犀陽如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為君其凶宜矣○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為大君之象大陽也或者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 建安丘氏曰眇跛文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但眇者之視則明不足以燭遠跛者之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傳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為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 雲峯胡氏曰文以位為志三志

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

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葢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朱子曰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

五亦為虎尾之象○雲峯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剛謂五為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胡氏曰卦彖爻之辭言履虎尾者凡四以卦彖言則兌以和說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四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言咥人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九五夬履貞厲

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

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或問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朱子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

位而下文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益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又曰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履為戒葢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彖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於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自恃所以自決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程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

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役而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圓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漢上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所履則吉可考而知矣○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唯視吾之所履何如耳使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雲峯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未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傳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雲峯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建安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象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乾下
坤上

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誠齋楊氏曰乾坤天地之泰和也衆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復以辯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隆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蓋在內而實則吉氣騰而為亨也又曰凡易中陽為明陰為闇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富陰為貧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大陰為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節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雙湖胡氏曰小往大來卦變也泰自否來三陰往居於

外三陽來居於內而成泰也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唯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為古文王觀象而係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於往來數字間卦體始為之活動矣上經可推僅四卦非揲蓍求卦之義也○雲峯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又曰按說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蓋嘗思之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始五月陰

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逆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經之始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經之復蓋先天圓圖剥復之間自有坤後天復次剥剥復又自有坤下坤上非坤十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也先天姤夬之間自有乾後天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此乾四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天地乾坤陰陽之極剥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讀本義者不可以不知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

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否卦同

傳陽來居内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為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道長

也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剥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節齋蔡氏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健順德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剛柔言泰否交不交氣也各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不交則質著故兼以剛柔言餘卦各滯于物故不言陰陽止言剛柔健順又曰上下指君臣言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其氣與志耳○建安丘氏曰天地之形不

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厚齋馮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傳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

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或問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程子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

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朱子曰財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財成輔相无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

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遷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龐侗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泰是泰由於陰陽无過无不及者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汝據反　彙音胃）

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

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彚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頼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頼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竝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葢各從其類也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

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下卦放此

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益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臨川吴氏曰三陽為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梅巖胡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益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隆山李氏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也○雲峯胡氏曰拔茅茹在物為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為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

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

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葢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

泰則固遺之矣朋比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比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有不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比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本義九二以剛居柔

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雲峯胡氏曰陰爻雜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為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為中大槩泰卦上下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唯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徳而其道光明顯大也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徳乃能包荒邪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濶底如何做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偽反

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

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隂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盖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

失道而喪敗者也本義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雲峯胡氏曰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建安丘氏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唯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古為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

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雲峯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云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傳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

貞則有福益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雲峯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為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

不待言也○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傳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雲峯胡氏曰以德言則凡陽為實陰為不實以位言凡陰在上皆為失實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一作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

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建安丘氏曰商之君以天干甲乙丙丁為次帝乙乃制王姬下嫁之禮者也歸者嫁也歸帝之妹則陰雖貴而必下降以就於陽乃泰之義以此受祉斯獲元吉○厚齋馮氏曰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濟故多以福祉言之

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朱子曰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左

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臨川吳氏曰六五以柔中應在下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泰卦互體及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爲辭按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惡是後世好事者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雙湖胡氏曰證以京房傳則帝乙爲湯證以陽虎之言則帝乙爲紂父姑兩存之以備參考然其爲嫁妹之辭則一耳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傳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進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

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

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朱子曰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建安丘氏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過六五則曰城復于隍泰以二五為中不可過也過則否矣坤上本在下之物在上則有傾頹之理後于隍者反其本也坤上為泰坤下為否此特以陰陽之氣言爾○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傳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雲峯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為也○建安丘氏曰泰通也卦以小往大來為義故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屬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臣致泰之功九三言无平不陂則世道盛衰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泰言也至六四言翩翩不富則泰已過中而否欲來之時也六五言帝乙歸妹則人君保泰之事上六言城復于隍則泰轉而為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誠齋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

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

原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 坤下乾上

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

也亦常相禪也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否之匪人否備鄙反

傳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

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雲峯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内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傳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

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死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雙湖胡氏曰大往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傳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閼而死先王

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爲泰若君心不下逮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絶不交天下雖有邦與无邦同矣所以爲否也○建安丘氏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益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蔵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隆山李氏曰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閒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於四序无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閒而天運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此作

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於文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傳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張子曰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時期於无咎无譽足矣○隆山李氏曰泰之時君子勝則包小人故泰之象辭止論后以財成輔相而不及君子之人否之時

小人勝則害君子故否之象辭要使君子以儉德避難而辭榮祿○孔子曰天地閉賢才隱晉乎其處否若也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平庵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不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建安丘氏曰儉德避難爻坤陰之吝不可榮以祿象乾德之剛如六四之括囊无咎即儉德避難也乾初九之遯也无悶即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

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或問程傳以此爻為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朱子曰恐牽強不足此意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葢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朱子曰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

○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無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即以正勉之葢小人而能正則變為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以為小人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傳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蕭山郭氏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

私矣臨川吳氏曰泰初九應六四六四陰也民也初之陽志在澤民不獨善其身而兼濟天下故曰志在外否初六應九四九四陽也君也初之陰志在承君不自植私黨而同仕公朝故曰志在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傳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

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中溪張氏曰六二以柔居柔包藏陰謀以承順其上當此之時羣小彈冠相慶可謂小人吉矣唯大人之德以儉約自守不求榮禄身之否乃道之亨故曰大人否亨○潛室陳氏曰此爻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

守也朱子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雲峯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卦辭曰吉亨否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變而爲泰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

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矣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雲峯胡氏曰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為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六三包羞

傳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

未發故无凶咎之戒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建安丘氏曰否下三爻雖皆陰類然初六六二則尚介乎君子小人正邪之間獨六三則邪而不正純乎小人矣宜其不顧屈辱而包羞忍恥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三皆陰柔故皆有包含之象六二陰柔中正其所蘊者欲承順乎君子六三陰柔不中正所蘊者直欲傷害君子而未能耳故有包羞之象占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自以為可羞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

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東萊呂氏曰人无有不善所以包畜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助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

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

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

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龜山楊氏曰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故與疇類皆陷於禍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

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

謂天命朱子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

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有命是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又曰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問九四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正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无咎疇離祉之象占○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雲峯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

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蓋唯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為四之无咎也一諉諸天可乎哉○雙湖胡氏曰泰九三平陂往復皆警戒辭尚冀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則直稱有命无咎疇離祉歡欣慶賀之意溢於言表然則為小人者讀易至此文昌不改心易慮何樂乎為小人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蓋為不在位者設也若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

難可

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

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
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
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
繫辭傳所云也或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
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
桑繫固之象葢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
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

繫于苞桑也又曰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守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晚他不得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少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進齋徐氏曰否六二承也故以大人小人對言蓋雖否塞之時未嘗无陽類也九五剛也故以大人獨言大人即九五也○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則九五休否之大人即六二所謂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處否而亨今日其能休天下之否乎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九五大人當休否之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是否之方休已有包桑繫固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為泰

也固宜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中溪張氏曰處否而能獲吉者以九五之位正當也有其德而无其位則否安能吉哉此漢光武自隴蜀既平之後未嘗不存苞桑之戒者是也○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為君者與其為泰六五之柔寧為否九五之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朱子曰易爲君子謀如否内三爻是小人得志之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及泰底道理五之節亦緊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

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益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畧發此意○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雲峯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於此盡矣先否後喜此喜字又自其亾其亾戒懼中來○閭丘氏昕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和靖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即暗於理者也問所謂機會豈非當泰之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欽德避難否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雖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建安丘氏曰否卦則大往小來為義故内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初六言拔茅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之意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无咎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也九五言繫於苞桑則人君休否之事上九言先否後喜則否傾而為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趙氏曰泰三陽在内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

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爻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衆撥亂之象故六爻唯三陽爲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五